



## 父亲的旧皮鞋

◎王重扬

周末收拾房子角落的杂物柜时，在尘土弥漫的废旧报纸里翻出一只旧皮鞋。这只旧皮鞋，静静地躺在废旧报纸里，表面划痕斑驳，尘屑弥漫，一股混杂着牛皮和灰尘的复杂气味随之而来。这只皮鞋是被我二十年前悄悄藏在杂物柜里的，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

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天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如约来到学校门口，冲着我摆手。我像一只脱笼的猛兽，从教室里抓起书包就朝着父亲冲过去，差点撞上几个同学。“小虎，你怎么总是这么急？刚才差点撞到同学了！”父亲板起脸，正色对我说。

我伸伸舌头，扮个鬼脸，便跳上了自行车后座，双手抱住父亲坚实的腰。“这调皮鬼，一点都不懂事！”父亲一边骂，一边用脚挑起脚踏板，用力朝前蹬去，车子载着我们晃悠悠地朝家的方向驶去。

一路上，高大的白杨树成排呼啸而过，不远处的河流里，成群的鸭子悠然游动，远山上桃红柳绿，不少人在半山腰扯着长线放风筝。“爸爸，我们今天学了首古诗，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风光吧？”一路上，我高兴得恨不得飞上天。“哦？小虎不赖嘛，背出来给爸爸听听！”父亲笑呵呵地说。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后面两句我给忘了！”我上学时很马虎，认字有时也只认半个，背诗背半首

是很正常的。

“是啊，刚好说的就是我们这里呀，桃花正开，鸭子下水，小虎可真聪明。不过我们这里的河流跟长江黄河相比可差远了！”父亲蹬着自行车，徐徐跟我说着。“长江黄河在哪里？离我们这近吗？”我一听就来了兴趣，从小我就爱玩水，村子周围的小河流几乎都被我玩遍了。“那可就远了，等你以后上了大学就会看到，咱们今天回家先写上两张生字，就写长江和黄河。”父亲总喜欢提学习，提练字，每次说到好玩有趣的事，就让我写下来。

“好嘞，走喽！”我玩性正高，拍着父亲的脊背，忘乎所以的假装骑马般扭动着屁股。

“小虎，别闹了，抱紧我！”父亲急忙制止我，可是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下坡路的路中央不知何时多了一块石头，父亲扭动车头想要避开，但我却在后座胡闹。

车子摔倒在地，我被甩下车，摔向路边的岩石堆，就在快要落地的瞬间，父亲冲到我的前面，抱住我的头，他的双腿，却重重砸在了岩石上。

等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，而父亲和母亲，还有几位叔伯都静坐在一旁看着我。

“小虎，你醒啦？”母亲惊喜地冲了过来，摸摸我的头，又摸摸我的脸，眼里悬着泪花。

“妈妈！”我爬起身来，扑进了母亲的怀抱。

“哎呀，我就说小虎子没事，你看，这不还是好小子一个！”几位叔伯看我没事，都开怀大笑起来。父亲仍坐在原地，给他们递烟，虽有笑意，但脸色苍白。

“爸爸！”我的眼泪又一次掉下来，父亲一把将我揽进怀里。父亲双腿骨折，拖着石膏长达一个多月才能干活，肩膀上也留了几道伤疤。而他穿了两年的皮鞋也挂了彩，其中一只被乱石戳破，不能再穿。

母亲无奈将皮鞋扔在了垃圾堆里，我却偷偷捡了一只回来，包在了旧报纸里，一直存放到今天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若不是这只残存的旧皮鞋，这个故事或许很难再想起。父亲老了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腿脚也经常不听活地闹情绪。到了冬天，他总要捂得严严实实才出门。母亲呢，仍旧是絮絮叨叨，一等我回家就长长短短地说着那些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叮咛和嘱咐，多说一遍就多一道皱纹。可他们仍不厌其烦地嘱咐我注意身体，多照顾妻儿。在他们身边时，我有时会觉得他们烦，但夜深人静时，回想着这三十年来年的点滴过往，心里却是又酸又暖的。

父亲的旧皮鞋，被我带回了新家，仍旧用报纸包裹着。关于它的故事，有机会我会向我的孩子说起。

“千里眼”似的，总能看到我强装光鲜背后的委屈与不易。

今天，我摔了，伤了，疼了，母亲的心也很痛吧？

准备午餐时，客厅电视开着，播放着电影《俊俏媳妇开明婆》。我想起在老家时，母亲忙完家务总喜欢看会儿电视，尤其喜欢家长里短的剧情。母亲一边看一边分析人物，“这个婆婆好，那个媳妇也不容易！”母亲还以戏为镜教导两个哥哥，“你们兄弟二人以后成了家，要会疼媳妇，要顾家。”我想，这部电影母亲肯定喜欢，她一定边看边皱着眉头，含着笑说，“这个俏媳妇，泼辣能干心眼好，像我的小女……”

母亲生日，我煎了荷包蛋。从小，只要我还有哥哥姐姐过生日，母亲都会给“小寿星”煎个荷包蛋或做个水煮蛋，所以我们盼生日像盼过年一样，到我生日这天，我尤其激动和紧张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。生日这天一大早，我就要去鸡窝看，如果没人注意，我干脆守在鸡窝旁等，我喜欢看母鸡红着脸把蛋从自己身体里滚出来。鸡蛋才露出鸡屁股一半时，我就欢欣雀跃地喊，“妈妈，生了！生了！”母亲便从里屋走出来，一手捡起鸡蛋一手抚摸我的头，温和地笑，“呵呵，我的小女喜欢热鸡蛋，妈妈就煮热鸡蛋！”

母亲生日，两把椅子，两杯水，两双筷子，两碗饭，我和母亲面对面，我吃一口，给母亲夹一块。然而，我吃饱了，热乎乎香喷喷的鸡蛋都冷了，母亲却一动不动。母亲只是安静地坐着，对着我慈祥地笑……

## 孩子，让我如何不爱你

◎亢小娟

校园里，银杏树正洒下大片绿荫，茂密的枝叶堆叠起浓得化不开的翠绿，昔日在树下嬉戏的孩子要毕业了。毕业典礼上，看着表演节目的他们一阵恍惚，这些唱着歌、弹着吉他的孩子，还是当初的小不点吗？时间的魔法真是神奇，六年仿佛一眨眼间，他们长大了。

报告厅里毕业典礼已近尾声，有人奔上舞台合影，有人蜂拥到条幅前签名，有人将手里的纸飞机奋力掷向高空，有人因迫在眉睫的别离，忍不住号啕，台上台下泪光闪动。果然，毕业季是由鲜花、眼泪和离别谱成的交响曲。真是一群傻孩子，他们不明白，告别是人生都学不会的功课。其实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于你们而言，小学毕业只不过是长长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驿站，还会有人与你们相携着前行。而于我而言，这六年也终将落幕。

我不忍再看，打算悄悄从后门溜出去。迎面走来一人握住了我的手，一抬头，我看到了一张同样泪流满面的脸，原来是俊贤的妈妈，她喊了一声“亢老师”后就哽咽了。六年中，我带了她孩子三年，都说师者如父母，离别之际，我发现这话是真的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和家相处得更像是朋友。俊贤小鬼大，上课爱抢答，不遵守纪律，曾让我伤透了脑筋。但那孩子是这么聪明，再难的问题他都答得头头是道。批评他时，他眼里噙着亮晶晶的泪水，可他抿紧嘴唇无辜地看着你，让人不忍心再说什么。如果有一台随身的摄像机，我一定会用镜头记录下那些珍贵的瞬间。

阳光透过银杏树叶洒下来，斑驳的影子在地上微微摇晃，孩子们

进校时小树刚刚种下去，光秃的枝干没有几片叶子。春天，我们一起拔过树下的杂草，秋天，一起捡过扇子一样的落叶。喜鹊在草地上踱步，我们看着天空“人”字形的大雁背着课文。

寒来暑往，岁月流转，有趣的儿歌念了一首又一首，念着念着他们就长大了。如今，他们更像是枝叶葳蕤的银杏，生机勃勃，身姿挺拔。而我早已步履迟缓，华发丛生。

回到教室，里面正闹成一片。教室里马千里同学正开心地吃着毕业蛋糕。五年级分班后，他在作文中吐露心声，“进入雍城小学四年了，亢老师终于带上我了”。这句话，让我批改作文的手抖了又抖。这是一个孩子比水晶还要纯净的赤子之心。哪怕仅是为了这句话，我也要成为一名好老师，对得起孩子们的信任和期待。其实我很想告诉他，你很高兴遇见你，我更高兴遇见你。

有人说，教师是枯燥的职业，职业生涯一眼就能望到头。但我要说，这正是身为教师的幸福之处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花不同，人亦不同，又怎么会枯燥呢？师生一场，缘分也不过五六年时间。我们遇见了，相携着看过一程风景，共同成长，然后才明白教育是双向的，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人的相互照亮。这样的人，难道还不能叫作幸福吗？

银杏树的影子渐渐西斜，黄昏要来了，该是告别的时候了。等下一个开学季，银杏树又将迎接一群满怀憧憬与梦想的新面孔。但我明白，那些曾经在它的身边快活嬉戏的孩子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藏在它的年轮中，永不磨灭。

## 放糖的草药

◎周落诗

那天晚上，是我感冒的第四天，头始终昏昏沉沉的，什么都吃不下，想睡，却又怎么也睡不着，很是痛苦。按理说，已经到了感冒后期，不应该还如此严重，之所以这样，大概是因为我没办法好好吃药，药丸和胶囊对我来说吞咽有些困难，只能一个一个慢慢吃，而且我还吃不了苦药，容易反胃和呕吐，所以身体一直很虚弱，这让父母和奶奶很是苦恼。

奶奶腿脚不便，走起路来很费劲，但她担心我，于是蹒跚着来到我的房间，问我要不要吃饭。我努力挤开沉重的眼皮，微微张开嘴巴，对奶奶说吃不下。沉默几秒后，奶奶沙哑地开口：“那奶奶给你弄点药，喝了很快就能好。”我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后，又闭上了眼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奶奶再次走进我的房间轻声唤我，让我把药喝下去。我艰难起身，看了一眼绿色的液体好奇地问：“奶奶，这是什么啊，怎么是绿色的？”奶奶一边帮我掖被子一边说：“这是用益母草做的，喝了这个身体就能很快好起来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将已经在被窝放了许久的手抽出来，端起碗，放到嘴边小心地抿了抿，没想到那液体进入喉咙并不难受，反倒觉得有点好喝，我这才放心地大口喝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药就喝完了，奶奶看着我，像极了等待被夸的孩子，于是我回味了下还残留在嘴角的药，对奶奶说：“真好喝，谢谢奶奶！”听到这番话，奶奶脸上终于浮出笑意，之后就一直叮嘱我不要踢被子，以防着凉。

果然，不出两天，我的感冒就痊愈了。但是，在那之后没过多久，奶奶却生病了。

一天中午，我和母亲正在客

厅看电视，母亲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你要记着你奶奶对你的好，她老人家这么不方便还给你做草药，你身体才能好得那么快，今后你要好好报答你奶奶。”

直到这时我才想起，我都没有问过奶奶是怎么做这草药的，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总觉得日子还很长，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奶奶在一起，却未料想到，奶奶的病来得如此迅速，起身都很困难，更别提说几句完整的话了。

母亲看我久未说话，大抵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，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奶奶去了后院，摘了草药，然后又拿出捣药盘和棒槌，打算把那些草药捣成细小的粉末。她捣一会，停一会，休息好后又继续捣，足足捣了半个小时，才把草药捣好。之后又去厨房拿了糖，我看到她准备放糖，就跟她说药是不能放糖的，但是你奶奶说你吃不了苦药，还说放红糖不碍事，看她这样坚持，又想到你那么难受，我也就没说什么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难怪那天喝的草药这么好喝，原来是放了糖。突然，我的鼻子一酸，不禁想到，奶奶生病吃的药，肯定比草药苦多了，还不能放糖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我时常陪在奶奶身边，给她送饭、送药，帮她洗澡，还把学校发生的事情跟奶奶分享，虽然听不到口头上的应答，但每次看到奶奶脸上的笑意，我便知道，这就是奶奶的回应。我以为，奶奶很快就会好起来，但没过多久，奶奶的情况却越来越差，看着奶奶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很是着急，却也无力济于事。

一年后，奶奶还是离我而去了。奶奶走后，我还是会生病感冒，但再也喝不到这么甜的草药了。奶奶，我想您了……

## 母亲生日

◎蒋晚艳

农历五月十四，是母亲的生日。前一晚，想过买花，终究没买。家里只有一个花瓶，春节买的竹子还在花瓶里，前几次把鲜花插进去，竹子一度发黄，差点夭折。于是这天，我没买花，只是安静地陪着母亲。

接近零点时，我把灯开了。小时候，每次生日前夜，母亲总喜欢亮着灯搂着我睡，母亲说生我的时候是晚上，当时老家没电灯，黑灯瞎火的冬夜，她用尽全力生下了我，差点死去，直到听见我清脆的哭声，才又清醒过来。母亲讲，是我的哭声让寒夜变得温暖，让黑暗变成光明。所以她给我取名“晚艳”，母亲认定未来的我一定是一定是艳丽多彩的。

母亲今年76岁，老了，背也驼了。这天早上，我比平常早起了会。拿出麦片，打开包装，准备泡时，又停下了。母亲偏胖，还是少喝甜的麦片。东找西找，我端出水果，拿出面包，泡了两杯咖啡，我一杯，母亲一杯。前段时间，从没喝过咖啡的父亲喝了一杯我泡的咖啡后，意外地爱上了咖啡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是不喝酒的，父亲埋怨一个人喝酒没个伴，说米酒配花生是如此美味，一个人享受少了情趣。于是，母亲就陪父亲喝，喝着喝着，母亲也爱上了酒，每餐饭前总要喝上几口。

所以母亲生日这天，我给母亲

泡了咖啡，想着父亲爱的，母亲也会喜欢。

母亲生日这天上午，我摔了一跤，伤得不轻。我从小跌倒摔伤，都是因为贪玩和好奇，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。记得有一次母亲砍猪草时，我蹲在母亲跟前，看着菜刀在母亲右手的掌控下有规律地一上一下，母亲抓着猪草的左手，也有规律地一寸一寸往右挪。很快，一堆粗长的野草变成非常细短的小截，我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嘴巴喋喋不休，母亲被我逗得身体一颤一颤地笑，“傻崽，这有什么难的？”母亲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就更想尝试一下了，想着平时“得意”的长野草会不会在我的手下乖乖变短，可是母亲一定不会让我尝试的。正烦恼的时候，邻居叫母亲，母亲想要拉上我，我撒娇，母亲无计可施，把我按在小凳上再三叮嘱，“乖乖坐着，妈妈去去就来”。母亲不在，我怎么可能老实？母亲前脚刚走，我就来到猪草堆前提刀就砍，结果一刀下去伤到了左手食指，鲜血直流，我哭了，哭得惊天动地，母亲闻声飞快地赶来，抱着瑟瑟发抖的我，把我受伤的指头含在她嘴里……

其实小时候，很多次在母亲面前哭喊疼痛，都是半真半假，作为小女儿，我非常渴望和享受被母亲呵护的感觉。但长大懂事，我学会了报喜不报忧，可母亲像是有